

法言義疏

尼之後迄於漢道云二十八字爲淵騫序獨非子雲之眞亦竝非孟堅之舊矣
 於是雄傳此文不獨淵騫之舊亦竝非孟堅之舊矣
 然君直據選據漢注此條證明重黎淵騫共序爲十三篇似亦未協李軌
 本法言序據漢世傳本合法言序爲十三篇似亦未協李軌
 析爲二篇序附漢世傳孝至之後明不以爲一篇蓋重黎淵騫之舊亦竝非孟堅之舊矣
 卷爲數序也然謂法言序無淵騫序則是謂十三篇似亦未協李軌
 淵騫則非也數序也然謂法言序無淵騫序則是謂十三篇似亦未協李軌

法言 李軌注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
 附鳳翼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

淵騫云七十子之徒惡乎在者仲尼行弟子列傳以顏淵子也淵騫之徒居徒
 猶淵騫之徒惡乎在者仲尼行弟子列傳以顏淵子也淵騫之徒居徒
 首云七十子之弟尼行弟子列傳以顏淵子也淵騫之徒居徒
 身通六藝而其弟尼行弟子列傳以顏淵子也淵騫之徒居徒
 衍藏也司馬云涇沒不彰也按此因未解本寢作廣雅釋詁
 尾增者司馬云涇沒不彰也按此因未解本寢作廣雅釋詁
 衆行攀益龍鱗宋吳本作彰也按此因未解本寢作廣雅釋詁
 本以是揚公集所注本無異字云宋吳本作平本作異以揚之而異今以從
 李異本以是揚公集所注本無異字云宋吳本作平本作異以揚之而異今以從

揚之四字占三格明是修板擠入秦校云當衍翼不知溫
公集注可證占是也。俞云盧氏文詔云李本翼作衍翼不
及翼者即涉上句附鳳翼而誤衍溫公但云揚發揚也今
舊各本皆作翼以揚之蓋據本無翼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
漢書光武帝紀章懷此或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榮按
本漢書皆同。武帝紀章懷據本有翼字注引此文正所作翼以揚之各
而言翼爲風爲足蓋下文勃龍鱗鳳翼喻乎其不可及也。即承
有之於義故云勃下文勃龍鱗鳳翼喻乎其不可及也。即承
天言七十子可得孔子而師德堂事之天實助之以成其名也。
而其寢者七十子不可及也。世德堂本作天不可及乎如其寢名也。
而流益分不十子之有名皆以孔成其名然則七子源遠
遭際豈得與其弟論也。子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

爲矣

按孟子云如仲尼也司馬云宋吳本作七十二子

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所不聞見所不見者皆舉成數人言之行此亦同天道宋之吳日本速

新學者得聖人而師之其進益無有已時也文章亦不足爲矣者司馬云言游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亦不謂七十子不必皆有著述傳於後世非其才有所不逮乃日有所不給亦意有所不屑也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

謨非絕德邪〔注〕是皆德之殊絕力〔注〕絕力者何秦悼武

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注〕此等皆以多力舉重

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謂君子絕德小人絕力者絕

各有其不可及者君子之謂君子小人謂不及言君子小人

以孝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舜

以海之中庸云舜之大孝子孫也禹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禹吾告厥成乎皋陶以謨昭公篇云美哉禹功若稽明德

允任鄙其魚成乎皋陶以謨昭公篇云禹貢云禹錫

始蕩皇本紀云云惠皋陶謨云禹功若稽明德古皋陶立

又名任鄙德謨云云惠皋陶謨云禹功若稽明德遠矣微

始蕩皇本紀云云惠皋陶謨云禹功若稽明德古皋陶立

又名任鄙德謨云云惠皋陶謨云禹功若稽明德古皋陶立

又名任鄙德謨云云惠皋陶謨云禹功若稽明德古皋陶立

至謚也。本紀又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絕賾八月。按：悼武王四年，獲孟子云然。

舉族烏獲說是烏獲，任亦爲鄙烏皆獲秦。悼武王時人孟子云然。

以有力人也。著則因獲乃古名有之力者之耳。梁氏稱秦。悼武王時人孟子云然。

古案有文子自然人篇老子慕之曰以用號也。梁氏稱秦。悼武王時人孟子云然。

人謗曰力著兩牛則相任鄙智則捕手。漢書哀帝紀謂之耳。梁氏稱秦。悼武王時人孟子云然。

牛謂以兩牛則相任鄙智則捕手。漢書哀帝紀謂之耳。梁氏稱秦。悼武王時人孟子云然。

古世封禪紀云：未紂然則又牛作卞。即手。漢書哀帝紀謂之耳。梁氏稱秦。悼武王時人孟子云然。

卞捕是也。搏也。通作扑。即手。漢書哀帝紀謂之耳。梁氏稱秦。悼武王時人孟子云然。

二注字此等皆本紀云：未紂然則又牛作卞。即手。漢書哀帝紀謂之耳。梁氏稱秦。悼武王時人孟子云然。

據史記之崩字蓋本紀云：未紂然則又牛作卞。即手。漢書哀帝紀謂之耳。梁氏稱秦。悼武王時人孟子云然。

搏下即其義安史帝記王惟世言陰故云：不崩足中內解中而死。引徐廣按：盛陽云。而死。搏則別德一德堂作脈本紀云：殷贊本蘇林正義云：手搏王爲同卿。

血士出則烏獲徒蓋亦皆不歸焉。說秦當武作王。舉世紀云：不崩足中內解中而死。引徐廣按：盛陽云。而死。搏則別德一德堂作脈本紀云：殷贊本蘇林正義云：手搏王爲同卿。

引皇甫士安史帝記王惟世言陰故云：不崩足中內解中而死。引徐廣按：盛陽云。而死。搏則別德一德堂作脈本紀云：殷贊本蘇林正義云：手搏王爲同卿。

血士出則烏獲徒蓋亦皆不歸焉。說秦當武作王。舉世紀云：不崩足中內解中而死。引徐廣按：盛陽云。而死。搏則別德一德堂作脈本紀云：殷贊本蘇林正義云：手搏王爲同卿。

血士出則烏獲徒蓋亦皆不歸焉。說秦當武作王。舉世紀云：不崩足中內解中而死。引徐廣按：盛陽云。而死。搏則別德一德堂作脈本紀云：殷贊本蘇林正義云：手搏王爲同卿。

血士出則烏獲徒蓋亦皆不歸焉。說秦當武作王。舉世紀云：不崩足中內解中而死。引徐廣按：盛陽云。而死。搏則別德一德堂作脈本紀云：殷贊本蘇林正義云：手搏王爲同卿。

云昭王十三年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則鄙至昭襄王時猶存弘範云此等皆以舉重死或別有所本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

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

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注〕或人之間勇猶衛

靈公之間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若荆軻君

子盜諸者謂刺客列傳云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徒

於衛人謂之慶卿而云之燕燕者衛人也

此亦至衛而改姓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封其後改姓賀

號也又同傳正義引燕太子篇云荆軻神勇之人怒而

色不變吳云爲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道之則大

盜耳司馬云比諸盜賊按義詳後文請問孟軻之勇治

平盜耳無間字錢本同今依世德堂本勇於義而果於德

不以貧富貴死生動其心者吳云是養浩然之氣勇之

大者孟子云我四十不動心者曰若云是則夫子過孟軻之

氣遠矣趙注云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至大至剛於德又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氣也至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浩然之氣

閒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謂大丈夫其於勇也不能其庶其乎者荀子不循性惡云天下有中不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苦在雖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共樂之天下不知之則愧然獨立天地之間之則欲與天下共堂上勇也作若注應或人以至德義無按世德本猶也

魯仲連傷而不制〔注〕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祿賞蘭

相如制而不傷〔注〕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

之務也〔魯仲連者齊人也而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列傳云魯仲連爲任職乃好持平原節游於趙將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事前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又內圍君曰勝也何敢言秦

爲帝好見平原君曰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秦

王使客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曰勝也何敢言秦

天爲言事前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又內圍君曰勝也何敢言秦

子君責知君非天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乃請今

天爲言事前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又內圍君曰勝也何敢言秦

魯仲連曰吾始以公子爲天下之賢公在吾乃請今

篇字馬貴聊於書下聊年不釋爲讓擊謝而使其僕一梁
傷按云而城齊猶魯城燕忍難魯使秦不已其所妾戰亦
他說宋誦歸甚預連不將爲解連者軍不敢乎子不也萬
莽文吳於而衆不乃敢攻也紛壽三秦復而女肖且勝乘
切惕本人言恐能爲歸下遂亂魯終軍言將讒而秦欲從之國
直放陽寧魯已自書齊聊辭而連不遂帝軍妾與無欲從之國
也也作貧連降決約田城平無笑肯引秦又爲其己而帝俱
非古傷賤欲而欲之單聊原取曰受而適何諸所而帝據
此書制而爵後歸矢攻城君也所平去會以侯賢帝是萬
文多作輕之見燕以聊人而即爲原於魏得妃奪則是萬
之假剗世魯辱已射城或去有貴君是公故姬其且使乘
義蕩介肆連乃有城歲讞終取於乃平子寵處所變三之
五爲甫志逃自隙中餘之身者天置原無乎梁憎易晉國
帝之曰焉隱殺恐遺士燕不是下酒君忌於之而諸之各
本傷傷音於聊誅燕卒燕復商之酒欲奪是宮與侯大有
紀傷古義海城欲將多將見賈士酣封晉新梁其之臣稱
依皆蕩傷上亂降燕死懼其之者起魯鄙垣王所大不王
鬼惕字與曰田齊將而誅後事爲前連軍衍安愛臣如之
神之剗蕩吾單所見聊因二也人以魯以起得彼彼鄒名
以俗古同與遂殺魯城保十而排千連救再晏又將魯睹
剗玉制司富屠虜連不守餘連患金辭趙拜然將奪之其

義正義云剗古制字梁氏志疑云古制字作勑隸制若剗音端與刺同則剗乃制之譌矣按篆文制字作勑變作剗者傳寫遂誤爲輕世肆志而自適制謂自持魯仲連陽而不能仕官任職蘭相如見重黎而不能制謂其能令疏繆制而賢而人亦降志辱身矣以先國家之急而嘗爲宦者令疏繆制而賢而人亦降志辱身矣以先國家之急而嘗爲宦者富貴心而云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心而云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本然作爵似未確注好義崇理按世德堂本作崇禮者本然作爵似未確注好義崇理按世德堂本作崇禮者

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矣哉〔注〕鳥罟謂之

置猶人之繩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詞得以自免亦

已危矣

史記鄒陽也鄒陽與魯仲連同傳既論魯仲連及彼傳云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遂及

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間勝等忌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

殺之梁孝王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

上客太史公曰鄒陽中上書

矣辭雖不信而遜然其比物連言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

方謂抗直不撓

覆亦雙王罿之矣云音疑謂悟卒喻長荆臣云縉觸信雖
於以繩氏罿置音鄒衝似曲也從兩平軻聞爲云機則能
弓繩貫筠覆按機陽按以禮願吏主之慕忠世疑事以分
而貫柔說車說按辭說宋分大訊豈事燕無所謗分
羅之條文也文重不文義爭王爲不太丹不疑也取
其而張釋郭罿黎遜抗爲辯孰世哀白之報謂未孝
項張之例云罿云及扞長訟察所哉蝕義信爲信王也固
矣之如云今也如云也忼鄭之疑今昂白不世而之陽亦
以以弓覆之罿辯抗引辭注是是臣而虹見所分疑初危
其機繩車翻捕人直伸免云書使盡昭貫疑謗故仕矣
弓機之吾車鳥幾不爲罿分意荆忠王日臣楊未曰梁司
似上中鄉也覆矣撓不者辯以軻竭疑太常子信未未馬
半繫央謂有車與是訛音皆疑衛誠之子以蓋而信爲云
輪蛾縛之兩也此也之義忼別信先畢夫畏爲本致而孝孔
故鳥兩翻轅爾同幾義忼也對生議精之然此與分王子
得食竹車中雅義矣忼辭然舉復願變衛徒榮人疑所稱
車蛾竹不施釋哉辭苦則疑起知天先虛按分吳信信
名則之用冒器注者即兩分即而左地生語鄒謗胡而
機末罔以罿鳥音抗切疑不燕右而爲耳陽也部深言諫
注發箕日捕謂罟義辭免即信秦不信昔書鄒郎陽玉以未
獄竹張以鳥之謂幾史罿辯之不明不畫者云

中出慷慨之辭按弘範讀亢如字故以爲慷慨又慨篆下云亢慨壯士不得志即亢之俗說文亢慨也

語意然亢辭字明用史公鄒陽傳贊非亢慨之謂此注似失其義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平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

何其益乎注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楊子

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

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平者信陵君列傳

云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

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以爲富貴驕士

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

侯嬴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

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從車騎

秦昭王自迎夷門侯生遂爲上客魏安釐王二十年

盧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子

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

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者告魏王曰

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實持兩先端擊

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魏王曰

之以兵觀符望常公子患臥因問而如侯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秦如公姬子如姬從其必計許諾則果得盜虎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聽生可使臣擊客屠者計許諾則果得盜虎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將符晉疑之鄙之屠者計許諾則果得盜虎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自邯晉知鄆也存王出上東王患日毀聞乃印魏軍公歸子之曰爲乃毀金不萬斤能斤於邑也名
將符晉軍之子十晉軍解鄙歸子遂合不侯郤
聽生可使臣擊客屠者計許諾則果得盜虎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將符晉知鄆也存王出上東王患日毀聞乃印魏軍公歸子之曰爲乃毀金不萬斤能斤於邑也名
自邯晉知鄆也存王出上東王患日毀聞乃印魏軍公歸子之曰爲乃毀金不萬斤能斤於邑也名
兵君王賓傳隱飲將子於魏日自邯將符聽生可使臣擊客屠者計許諾則果得盜虎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赴求三客云云醇公於河魏夜知鄆也存王出上東王患日毀聞乃印魏軍公歸子之曰爲乃毀金不萬斤能斤於邑也名
救救去賓平地酒子魏外王出也存王存上東王患日毀聞乃印魏軍公歸子之曰爲乃毀金不萬斤能斤於邑也名
趙合相客原理多自王秦以兵使趙軍欲擊客屠者計許諾則果得盜虎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魏從三蓋君志近知魏王上東將魏將王朱遂亥姬則果得盜虎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信於復至趙無婦再王患將伐將王朱遂亥姬則果得盜虎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陵楚位者勝信女以日之軍魏其怒兵朱遂亥姬則果得盜虎姬生最乃力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君平封數者陵日毀聞乃印魏軍公歸子之曰爲乃毀金不萬斤能斤於邑也名
亦原於千趙或夜廢其行授王歸子之曰爲乃毀金不萬斤能斤於邑也名
矯君東人之曰爲乃毀金不萬斤能斤於邑也名
奪已武平諸是樂謝不萬子之而盜獨其擊鐵魏人符鄙此兵晉幸屏
晉定城原公鄉飲病能斤公使子人與兵擊鐵魏人符鄙此兵晉幸屏
鄙從秦君子邑者不不於子人與兵擊鐵魏人符鄙此兵晉幸屏
軍而之相也名四朝信魏率往客符秦椎王力符鄙此兵晉幸屏
往歸圍趙諸又歲與後求五請留矯軍椎令士與軍能閒能竊語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救楚邯惠子平竟賓果晉國公趙殺秦殺代晉公北子救之曰公贏子聞誠晉請鄙
趙使鄆文中原病客使鄙之子十晉軍晉鄙聽公趙行西子而誠晉請鄙
皆春趙王勝君酒爲人客兵公年鄙歸子遂合不侯郤
未申使及最虞而長代令破子不公去公晉大子善行西子而誠晉請鄙
至君平孝賢卿卒夜公毀秦歸子遂合不侯郤
秦將原成喜列索飲子公軍救秦亦救遂合不侯郤

編急
於圍
士邯
卒鄆
之鄆
之鄆
分傳
功舍
家李
李同
所說
有平
盡原
散君
以令
饗夫
士人
復軍
平以
原下

軍君爲從之
於鄆之鄆
卒鄆之鄆
三死十死
之鄆之鄆
分傳功舍
家李李同
所說有平
盡原散君
以令饗夫
士人復軍
平以原下

更孟齊人二其傾及果侯嬰而承也父與李
無嘗而或十賢天亡代皆乃君閒田曰趙同
他君後說五乃下人立使禮私問嬰靖俱戰
裘有使秦秦年先之有於人文其相郭亡死
客一人秦昭卒使士罪薛請使富父齊君又平
有狐抵其王使涇食者是薛主累嬰十田孟原
能白昭危曰孟陽客皆爲公家萬曰一嬰嘗君
爲裘王矣孟嘗君數歸孟田待金君年田君以
狗直幸秦嘗君爲千孟嘗嬰賓門用宣嬰列趙
盜千姬昭君入質人嘗君以客下事王者傳孝
者金求王賢秦於無君孟文賓不相卒齊云成
夜天解乃而昭齊貴孟嘗爲客見齊泯威孟王
爲下姬止又王以賤嘗君太日一至王王嘗十
狗無曰囚齊卽求一君在子進賢今卽少君五
以雙妾孟族以見與舍薛嬰名者三位子名年
入願嘗也孟文業招許聲文王封而文卒遂千
秦得君今嘗嘗等厚致之聞竊矣田齊姓子罷
宮獻君謀相君君秦遇諸嬰於怪齊嬰宣田孫
藏之狐欲秦爲齊昭之俟卒諸於加薛庶氏代
中昭白殺必秦泯王以賓而俟於廣文弟之竟
取王裘之先相王聞故客文諸是廣文弟之竟

孟所嘗獻君白嘗裘君至以獻即秦馳王去幸夜姬半幸至姬函爲谷言關昭乃盡關王還鳴法昭雞王鳴釋

孟也爲所王如老政泯發

居王傳而孟所嘗獻君白嘗裘君至以獻即秦馳王去幸夜姬半幸至姬函爲谷言關昭乃盡關王還鳴法昭雞王鳴釋

卒侯齊恐病相歸任齊遂發

爲所王如老政泯發

也號孟也爲所王如老政泯發

字索又孟也號孟也爲所王如老政泯發

公諸齊君謝齊乃

薛於破嘗因爲出雞

親中共君嘗則嘗鳴

復君燕嘗孟至嘗鳴

和嘗與孟嘗鳴

連孟趙去泯嘗鳴

曰共與秦欲孟嘗鳴

號魏君立於驕齊孟嘗鳴

薛而齊嘗王合益君嘗鳴

封立畏齊西宋嘗王合益君嘗鳴

父爭立焉爲王毀其孟嘗追果至

遂邑新死以泯孟嘗追果至

子襲立焉爲王毀其孟嘗追果至

而嘗嘗諸王遂新死以泯孟嘗追果至

嘗嘗諸王遂新死以泯孟嘗追果至

云嘗齊在魏薛昭後年自得人得以食嘗

孟君襄莒昭後年自得人得以食嘗

隱孟屬亡魏薛昭後年自得人得以食嘗

嘗嘗春君邑云嘗齊在魏薛昭後年自得人得以食嘗

嘗嘗春君邑云嘗齊在魏薛昭後年自得人得以食嘗

已楚前未事申君邑云嘗齊在魏薛昭後年自得人得以食嘗

秦頃王王使行楚君死名孟君嘗嘗春君邑云嘗齊在魏薛昭後年自得人得以食嘗

昭襄王王使行楚君死名孟君嘗嘗春君邑云嘗齊在魏薛昭後年自得人得以食嘗

頃受王王使行楚君死名孟君嘗嘗春君邑云嘗齊在魏薛昭後年自得人得以食嘗

白而頃列而嘗嘗諸王遂新死以泯孟嘗追果至

東白而頃列而嘗嘗諸王遂新死以泯孟嘗追果至

昭東白而頃列而嘗嘗諸王遂新死以泯孟嘗追果至

而嘗嘗諸王遂新死以泯孟嘗追果至

起楚襄傳遂邑新死以泯孟嘗追果至

徙起楚襄傳遂邑新死以泯孟嘗追果至

乃治攻使王云以在父爭立焉爲王毀其孟嘗追果至

病楚乃治攻使王云以在父爭立焉爲王毀其孟嘗追果至

於楚止於楚黃使春爲薛封立畏齊西宋嘗王合益君嘗鳴

是使白陳取歇於申謚之薛而齊嘗王合益君嘗鳴

黃歇起縣巫適秦君猶旁而齊嘗王合益君嘗鳴

歇與而黃黔至秦者父按號魏君立於驕齊孟嘗追果至

乃太謝歇中於昭楚謚文曰共與秦欲齊孟嘗追果至

說子韓恐之秦王人靖襲孟滅連孟趙去泯嘗鳴

應完魏一郡聞方也郭父嘗薛和嘗與孟嘗鳴

侯入發舉拔秦令名君封君孟復君燕嘗孟至嘗鳴

曰質使而鄢之白歇之本此嘗親中共君嘗則嘗鳴

今於賂滅郢計起姓比爲云絕句立伐孟君以爲出雞

楚秦楚楚東當與黃謚薛謚嗣薛於破嘗因爲出雞

王秦約乃至是韓氏亦公非無公諸齊君謝齊乃

恐留爲上竟之魏游號別也後卒侯齊恐病相歸任齊遂發

不之與書陵時共學也號孟也謚無泯乃

起數國說楚秦伐博又孟字索爲所王如老政泯發

無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儲萬乘也應侯以聞秦必重而秦德王相曰
弟得於兄弟楚侯秦相春餘輔有考秦謝太令子楚太子計變太子之衣服爲傳先往使者楚王以出關返而黃歇圖之舍常爲爲死
謹孰於楚弟欲進兵而皆楚二十君二相五年持權君以原王黃太子已遠至遠秦不能追楚三月能追
舍與王禍謀人乃進之去楚陳王徙楚從長春患北楚爲陵相封爲方爭春下申士君是招致時賓齊有以孟嘗君傾趙十
而身妾且承閒進以其王句壽考長春王申秦伐滅春四年申君秦破兵往趙救之長平軍四去十
言臨之不楚測有今說女春弟聞春烈春患北楚爲陵相封爲方爭春下申士君是招致時賓齊有以孟嘗君傾趙十
楚罪王之子妾申即君幸曰於宜烈王申以咎用伐魯以已荀卿往趙致之長平軍四去十
男自申即君幸不考申君以咎用伐魯以已荀卿往趙致之長平軍四去十
王乎召春是有身君申君恐無子王申至函谷乃爲蘭陵相與秦合秦令春從西申君以出兵攻伐君
入申君之矣貴申君久子春谷申君以出兵攻伐君
幸君之大子誠用君久子春谷申君以出兵攻伐君
遂然爲以事知君久其寵求李園申君以出兵攻伐君
生之王君也多失禮乃與申君其女疎諸伐君
子乃也楚國而盡立李園爲園太女可妾王其君女

樗里子之知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蓍龜注疾者樗

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

疏之義

子申李園恐春申君相二年楚考烈王卒李園伏死申君以滅口
棘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外申君遂使吏盡滅春士俠之家申君正義斬其頭投封之
邑謚檢皆失其政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竝蓋號謚云四君封之
是云等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
道侵官有罰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
誅道政不在大夫然故上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失職有
夷至戰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彊大夫是世權陪公臣執魏命陵
禮信陵君有平原自諸侯從連衡文之爭彊大夫繇是下競
爲游俠趙有雞鳴狗盜無孟賈賓嘗楚禮皆有春申重諸侯王公顯名天執魏命陵
職擊守圉而上游談之義者以四豪按孟堅稱此首論於是本背公術可爲此議文成